

# 運籌帷幄制敵機先

喬家才

## 徐永昌將軍的傳奇之四

### 未雨綢繆佈署西遷

徐永昌於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由華北戰場返回南京，上海抵抗敵軍，已經作戰兩個多月。

在山西方面，敵人南下部隊，被我軍阻滯於忻口，戰爭激烈，十六日我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十四師師長劉家驥、獨立第五旅旅長鄭廷貞相繼陣亡於南懷化山地，抵抗仍極堅強。十月十日石家莊陷敵，敵第六師團河邊旅團及第二十師團向西進攻我娘子關，對太原威脅甚大。十六日下午徐永昌晉謁蔣委員長，詢以北戰場情況，他說：「平漢線士氣誠不可恃。」果然，娘子關於二十七日不守。原因各將領步伐不一，有的一味避戰，有的一觸即潰。娘子關失守，使忻口固守失去作用。忻口已苦戰一月，殲敵在萬人以上，十一月二日也祇好放棄，太原於十月九日失陷，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移駐臨汾，後來進入山區，作持久戰，絕不離開山西省境。

此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爲程潛。十月二十四日宋哲元抵京，與徐永昌會晤時表示，決心將所部犧牲於黃河以北，以大名一帶爲根據地，向安

陽以北側擊敵人，徵求徐永昌的意見。徐永昌說：「如此固好。假如是我，一定聽程司令長官命令作戰，在他指揮之下，配合友軍行動。勝固國家之福，即使犧牲完了，也同樣是求仁得仁。」

這一段談話，真是語重心長。徐永昌最痛恨的就是軍人不知服從，各自爲戰，降低戰果。抗戰是以全國的力量對敵作戰，個人的英雄思想、英雄作風，都無益於全面作戰的戰果。他同宋哲元的交情深厚，所以作了以上的忠告。

日本軍閥想三個月滅亡中國，上海一地抗戰就超過三個月，國軍犧牲雖然慘重，但給了狂妄的日本軍閥沉重的當頭一棒，使敵人的士氣更爲低落。上海作戰超過三個月，目的已達，不能再繼續下去。十一月十三日徐永昌往訪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王寵惠在座，徐永昌說：「對日作戰，須有外交運用，但不宜讓蔣先生說話。進一步言，須早作遷都準備。君等一掌外交，一負行政院重責，對此等重要問題，不宜一概委諸最高統帥。」

此一針對當時一般官吏的不負責任的心理與作風而發的言論，是一針見血救濟時弊的良藥。

這天晚上軍委會會報決定，南京非作戰機關先向長江上游遷移。十六日國防會議決定依照蔣委員長意旨，遷都遙遠的大後方，持久抗戰，使敵人無法速戰速決。

唐生智自請守南京，聲稱至少可守三個月。徐永昌以爲防守南京三個月，必須準備半年餉械，設若祇守一個月，豈不是多損失五個月的餉械？所以他請蔣委員長嚴令前方將士，固守左翼澄錫線和右翼長安鎮至烏鎮驛村線。因爲這兩線現陣地有倚托，省兵力，既防陸，又可防江，勝於防守南京利便甚多。未雨綢繆，十一月二十日徐永昌派副部長王達夫及張定藩前去武漢和衡山，分別爲統帥部佈置基地。十二月一日江陰要塞淪陷，七日蔣委員長飛南昌，徐永昌和白崇禧渡江，乘津浦車北上，至徐州，晤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改乘隴海車至鄭州，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再乘平漢車南下，十一日抵達漢口。十三日南京淪陷，唐生智並不在南京城內，既未守城，也未殉城，早已逃往滁洲。

### 第二階段決戰防線

南京淪陷，初期抗戰告一段落。淞滬戰爭所以抵抗三月，是要敵人知道中國不會亡，知難而退，停止侵略。但敵人以為我既失首都，就不能不屈服，氣餒更甚。殊不知這正是我們長期抗戰的開始，進入抗戰第二階段。我們以空間換取時間，擴大戰爭面，吸住更多的敵人，使其深陷泥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敵人的戰略是速戰速決，請德國大使奔走和平；求和不能，祇好說不以蔣委員長為國民政府為對手，自我解嘲。我們預定的戰時國都，不是武漢，而是更西的重慶。武漢不能固守，統帥部在武漢祇是過渡而已。關於第二階段決戰的防線與江防，徐永昌與何應欽、白崇禧商妥：（一）佈置武漢前方大別山迄武寧、瀏陽之線。（二）湘贛保安隊各編兩個師，配置於武寧、瀏陽之線；豫鄂皖編四個師，配置於大別山之線。（三）沿江要塞與江防部隊之配備。後來更決定封鎖馬當，蔣委員長以陳誠守備武漢。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發表退出南京告國民書，此為八年抗戰極重要之文件：「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兇鋒，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對於中國為鯨吞，而非蠶食。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一千一百萬方公里國土以

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

「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然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滅，即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達到艱危之極度，若遂自甘退屈，則精神一弛，國隨以亡，奴隸牛馬之辱，有十百於今日戰爭之痛苦而不止者。」

「既明革命過程中之中國，當以抗戰到底為本務，則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蓋抗戰雖不能倖勝，而屈服即自促滅亡。與其屈服而亡，固毋寧抗戰而敗。戰敗終有轉敗為勝之時，滅亡永無復興之望。國家獨立之人格一墮，敵人宰割之方法愈酷，萬劫不復，即永陷於沉淪。」

「敵方最初企圖，實欲不戰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敵者，始終為戰而不屈，不屈則敵之目的終不能達。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敵如必欲盡佔我一千一百萬方公里之土地，宰割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為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中國自抗戰之初，揭櫫二義，為民族獨立生存而戰，同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吾人對於此種偉大使命，既已毅然承當，則不問國際形勢前途如何，必當盡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賴。但使世界正義不終滅亡，

則吾人目的必有達到之一日。任重道遠，不容少懈。」

### 統一國軍參謀作業

最高統帥部遷武漢後，軍事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七年一月間改組，蔣委員長外不設副委員長，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程潛為委員，何應欽任參謀總長，白崇禧任副參謀總長。下設四部，軍令部徐永昌任部長，軍政部何應欽兼部長，軍訓部白崇禧兼部長，政治部陳誠任部長，李濟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均為軍委會當然委員。

軍令部執掌範圍，包括前參謀本部業務，熊斌、林蔚為次長。下設三廳：劉斐為第一廳廳長，徐培根為第二廳廳長，陳焯為總務廳廳長。一月二十七日在漢口召集師以上參謀長三百餘人，舉行參謀長會議，以統一參謀系統，整頓參謀業務。

當蔣委員長正巡視隴海線時，德國大使陶德曼又來斡旋和議。徐永昌以為正可藉此延宕敵人攻勢，他上電正在洛陽的蔣委員長說：「和不必有成，但能延宕下去，即為大利。」

徐永昌曾和汪精衛研討延宕問題，他主張：「我以為此事萬不可讓蔣先生負責，設蔣先生因此動搖其政治地位，直無異顛覆國家。」汪精衛極表同意，可見徐永昌之公忠體國，用心良苦，非一般官吏所能及。

日本外相宇垣招待外籍記者，聲稱謀和，而陸相坂垣反對，土肥原和磯谷等先後回日本，推波助浪，支持坂垣。蔣委員長和徐永昌研討敵情

時，他說：「敵人以下領上，重心倒置，久必自摧。而且敵人軍紀越來越壞，如再深入，更難維持。不過要看我們努力如何耳！」

德國總顧問蔣屋奉召率團回國，到軍令部辭行，諸顧問均依戀，不願離華。徐永昌告訴他們：「幾年內日本必遭大敗或大擁亂，此可由其自身表露於吾人之前者，可以判定。這將是我們再晤面時之印證。」他料事果斷，多有類此者。

爲了武漢會戰，擴大武漢衛戍區爲第九戰區，以陳誠爲司令長官，封鎖九江。徐永昌建議：第一戰區向道清鐵路及新鄉以上，第五戰區向合肥以東，擴大游擊作戰，第三戰區應對蕪湖至香山之江面，專事截擊敵運輸兵艦。蔣委員長下令施行，半月內炸毀沿江敵艦二十多艘，炸傷也達二十多艘，戰果輝煌。

英首相張伯倫與希特勒談判決裂，蔣委員長和徐永昌研究未來歐戰對我影響，徐永昌說：「現在起我們加緊練兵，一點也不晚。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了四年，我們對日至少須拚鬥八年。但我們教育太差，當以十年爲目標。」

蔣委員長約他研討以後作戰計劃，他建議：「我們今天的失敗，並非完全失敗於戰場上百數十萬軍隊，乃失敗於全國上下之知能不夠，尤其是知能不正確。所以乘茲大難人心稍知戒懼之時，改革教育，樹立正確救國中心思想，與抗戰並重，與抗戰並進。……」

## 研判敵情料事果斷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在長沙召開最高軍

事會議，何應欽、徐永昌、白崇禧、陳誠、熊斌等多人參加，決定統一軍令、整頓軍紀、後方勤務改革、淪陷區黨政設施、戰區黨政調整、軍事教育具體改革等。並決定抽補整編六十個師的駐地、時間及軍師長人選。國軍以三分之一任游擊，三分之一正面作戰，三分之一調後方整補，輪流替換，勞逸均平。

蔣委員長囑徐永昌致意閻錫山司令長官出任西北行營主任，駐南鄭或天水。徐永昌以爲即使閻錫山願意離晉，也不如留在山西有力量。十一月十二日岳陽失陷，張治中張皇失措，火燒長沙。二十五日蔣委員長主持南嶽軍事會議四天，聽取調整後整補各軍師長的作戰報告，檢討得失，及今後應敵各事。徐永昌仍主張加強游擊及訓練部隊，他說：「在消極方面說，必須我游擊部隊不被消滅，方能杜絕敵人再事深入念頭；在積極方面說，如訓練不出較好於過去部隊，不足以言轉敗爲勝。加強游擊部隊實力，須精神物質並重；訓練部隊，服從命令必須從貫徹命令做起。」

蔣委員長到桂林後，問徐永昌最新情況及敵情判斷，他說：「敵人現有兵力，在綏、在晉不足以入寧、入陝；廣東敵人亦然，最大限北進能及彬州，如不北而西，能及梧州而已。故南北兩地，尚待其大本營是否增兵而定。至於華中敵人，此時仍在整補中，其活動似尙有待；將來動向，不外：一、攻南昌、長沙。二、助華北之敵，肅清黃河南北。三、溯江西進；惟西進以前，必先向南昌、長沙之線擴張。但敵欲其後路穩，則前進兵力小；欲前進力量大，則後路窄。我以爲

敵人今日似以肅清晉冀魯豫的抵抗爲其上策，若對此不能確實做到，再深入豈非自找不利？惟仍當看我整頓部隊強弱和游擊力量如何耳！」

十二月八日蔣委員長抵重慶，軍事委員會在重慶正式展開作業。十二月十九日蔣委員長蒞西安，主持各戰區高級將領會議於武功西北農學院，徐永昌於十二日飛陝籌備。

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在越南河內發表豔電，響應敵首相近衛聲明。蔣委員長已於二十六日宣言抗戰到底，駁斥近衛聲明。徐永昌對汪精衛的言行表示：「於國家有小損，於汪自己有大損，於抗戰無損。」

## 促進黨政軍之聯繫

二十八年一月間，楊宣誠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鄭介民任副廳長。二月十日敵軍登陸海南島。三月初桂林行營召開軍事會議，徐永昌代表蔣委員長前往主持，行前與蔣委員長研討國際現勢，他說：「敵侵海南島，已具南進決心。既取悅於德義，以威脅英法，必不惹俄，以招不利。我能持久抗戰，俄才有力量助歐。所以我需要持久取勝，難望日本速敗。」

又說：「軍隊政工人員應注意本身政治責任，不應着重監視部隊，並應加給部隊長以督飭政治工作之責。」桂林會議的第二天，奉到蔣委員長手令：「政工人員不得與部隊主管採取對立態度，嗣後應服從部隊主管，受其指導。」與會人員極感振奮。

關於加強游擊區黨政軍聯繫問題，徐永昌詳

陳其利：「(一)官兵能政治化，不但能上下團結，且可增強勝利信念。(二)官可不侵蝕餉，兵可不逃亡。(三)軍紀自動良好。(四)能得老百姓協助，老百姓作爲軍隊外圍，消息靈通。(五)老百姓不至流入敵僞方面，僞軍亦易於反正。(六)仇貨僞鈔易於抵制，地方官吏也可不貪不懶。政治工作之效能，在游擊區最大而最需要。所以游擊區之政工人員尤須有充分的游擊戰術知識與技能，由軍官受政治訓練後任之者最佳。」

三月二十八日南昌失陷，有主張放棄長沙，誘敵深入。徐永昌力主由三、五戰區反攻南潯，第九戰區鞏固長沙以北防務。他說：「敵屢勝益驕，若不乘此時予以極大打擊，任其移兵侵入長沙，他日必又移此兵力以侵宜昌。此等地點固不能保我軍必能守住，但時間總要換得。今如以地誘敵，恐祇有使地早失而已。」

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到渝述戰，也力陳放棄長沙非計。故蔣委員長手諭薛司令長官：「湘北前線，無論遭遇如何強敵，無令，不得擅退。一因此奠定達成長沙三次大捷，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之戰略成果。」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德國進攻波蘭，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十月六日我長沙會戰第一次大捷，此次進犯敵軍，有一〇一、一〇六、第六、三十三、十三等師團。爲擴大勝利成果，檢討得失，乃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五日蔣委員長主持第二次南嶽會議。蔣委員長回渝後告訴徐永昌，日俄似有成立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他說：「俄爲妨害英日、美日之妥協，對日接近，誠有可

能。但在未到英美甚大壓力前，似不至有妨對我之援助。所慮者日俄接近到某程度時，敵可抽兵內用耳。我對粵之深圳、晉之上黨應取積極攻擊，一則妨其抽兵，再則安定華北。我如再抽集整訓十師於川黔，十師於陝西，則可制敵有餘。」

### 確立參謀作業系統

十一月十五日敵由欽州灣龍門、企沙登陸，陷我廣西南寧，據崑崙關；我軍於二十日收復。崑崙關之役，我軍大勝，敵中村旅團長指揮之步兵四聯隊、騎兵一中隊、砲兵兩中隊全部被我殲滅。俘虜二百九十五人、馬一千一百多匹、裝甲車二百九十輛、砲四十二門、機槍一百九十挺。敵爲策應桂南作戰，十八師團全部及一〇四師團、三十八師團、近衛師團各一部，計十一個聯隊進犯粵北；我余漢謀軍損失雖重，然土氣旺盛，直入敵後襲擊，徐永昌以第六軍兩師增援，使敵潰敗，二十九年一月五日收復英德，造成粵北大捷。

三月四日至九日在重慶召開參謀長會議，決定嗣後部隊長更動，其所屬參謀人員，不准隨同調動更換。並於會後頒發參謀人員甄審辦法，參謀服務暫行規則及參謀人事改進辦法，確立參謀作業統一系統。

五月八日聚宜會戰開始，十六日我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所部重創敵十六師團後，在南瓜店壯烈殉職。徐永昌與張情誼深厚，倍感傷痛。

### 指出日軍必然南進

八月間，法國有受日本壓力，允許日軍假道越南之情勢。很多人堅決主張，若成爲事實，中國即進軍越南，徐永昌力排衆議，反覆申論，以爲：「在今日看來，縱使日軍入越，我亦無入越尋敵之必要。一、以越南交通便捷，我軍倉卒難以立足。二、以外交須求多助。三、則勿以此舉而妨害法越反日意志。」所以力爭。

蔣委員長則主張採取和協，他說：「除希望繼續由鐵路輸運我方物資外，決無他求，勿使法越作難。」

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在柏林成立「三國經濟軍事同盟」，盟約五條，日本承認德義在歐洲建立新秩序之指導地位，德義承認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之指導地位。徐永昌對此事之意見：「三國條約，在德義爲打擊英國，威脅美俄；而在日本，當非祇爲使德義贊許其大東亞新秩序而已，是必有對中國以外的目的。我認爲三國條約係日本陸軍一手造成，其外交部並無隻字述及，而海相吉田且於此時辭職，都是不贊成其陸軍南進之徵象。果爾，則我應避免刺激其陸軍之言論與行動，俾其一意南進。至所述建設新秩序之指導地位，是無異俄國一半爲德義指導，一半爲日本指導，所以該條約對俄的意義較重，即是其重心在德義爲現在對英美，最近將來對俄國，日本現在對英義，將來對俄國。日本不需要德義助其攻華，德義可以加於我國之害，至多不過再承認一個傀儡組織。是日本過去僅與中國爲敵，今則增與英美俄爲敵，敵我增減敵友，即爲敵我利害所在。而其內部必因加盟此約，增加南進反感。」

徐永昌認為日本陸軍南進，是在自掘墳墓，對我們抗戰關係太重要了。他為三國同盟，特意打電話向蔣委員長陳述：「對三國同盟，縱英對日日出以惡聲，我對德義仍須謹慎表示。促敵南進，須由不刺激敵人及我接近德國做起。」

本此策略，當駐德武官桂永清返任時，向徐永昌請示：「如德國某某統帥詢問目前中日是否可和，應如何答覆？」

徐永昌說：「可直告以非我不和的問題，乃是日本休兵不休兵的問題。過去德國調停無結果者，祇因日本不尊重調停，不肯息兵，一意揮軍攻擊之故。當陶德曼大使調停時，我方答覆，便是日軍停止前進，即可議和，乃日軍不停止進攻，中國迫不得已，唯有應戰一途。中德過去之誤會，實為日人所離間，我們希望陶德曼大使早日回任。」都是為促敵南進着眼。

徐永昌曾告訴魏大銘：「你們有幾次報告日本船舶動態和所運物資的情報，最有價值。」魏大銘莫名其妙，蓋從這些情報判斷，乃知敵人要南進。有一天蔣委員長問戴笠，金門的電臺通不通，要金門方面派人到海邊看看有沒有日本兵艦，有幾艘，大小怎樣，甚麼時候開到，也是用以研究日本軍閥南進的問題。所以不待珍珠港事變，徐永昌已判定其必然，惜美國不知防範。

## 美英同向日本宣戰

日本侵略政策，海軍主張南進，陸軍主張北進，南進須靠海軍。但因侵略中國，陷於長期戰爭，海軍反而不主張南進，與英美正面作戰。他

們以為官兵養成不易，製造兵艦也不如英美，且南進補給困難。陸軍則以為南進是解決中國事件的唯一辦法；論調是日本被A(美)B(英)C(中)D(荷印)包圍，必須突破這種包圍，積極推動南進。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三日敵外相松岡洋右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簽訂日俄中立友好條約，並發表共同宣言，更掃除了南進的顧慮。

五月中條山會戰，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二十七師師長王竣等陣亡，中條山淪陷。九月下旬敵進犯長沙，至十月五日，戰爭結束，殲敵近八萬人，造成長沙第二次大捷。十三日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

十二月八日敵空軍突襲美太平洋海軍根據地珍珠港，炸沉或重傷美戰鬥艦五艘、驅逐艦三艘、敷雷艦、靶子艦各一艘，炸毀海軍飛機八十架、陸軍飛機九十七架，炸死海軍官兵二、一七二人，失蹤九六一人，炸死陸軍官兵二二六人，傷二九六人，美國損失慘重。徐永昌預料的敵人南進，終於實現了。

日機同時轟炸威克島、關島、馬尼刺、香港、新加坡，又襲擊北平、天津、上海英美駐軍，日敵對英美宣戰。又進攻泰國，泰國投降。徐永昌令余漢謀準備一個軍，向廣九路出擊，支援香港。

九日日敵登陸馬來亞、菲律賓，佔領威克島。十日炸沉新加坡海面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Prince of Wales)。我政府向日、德、義宣戰。十二日敵佔領九龍半島，襲擊緬甸。十三日敵佔領關島，十四日國軍側擊九龍敵軍。十六日

敵佔領澳門，登陸北婆羅洲，十八日登陸香港，佔領檳榔嶼。二十二日敵在吉爾貝特島登陸，二十三日敵大規模在菲律賓北部登陸。二十四日香港英總督楊格暮琦向敵投降，敵佔領香港。半月來日軍在太平洋橫衝直撞，毫無阻力，益增驕狂。日軍欲打通粵漢路，以策應南進活動，二十四日分路強渡新塘河，再進攻長沙。國軍在長沙外圍反包圍，斷敵退路，三十一年一月六日日軍全部崩潰，死傷逾三萬人。至十五日我軍肅清新塘河以南殘敵，是為第三次長沙大捷。

蔣委員長接納美羅斯福總統建議，十二月十七日在重慶召開中、美、英、蘇、荷軍事會議，會後徐永昌擬就五國協同作戰方略。二十三日中美、英軍事代表會議通過「遠東聯合軍事行動初步計劃」六條。三十一年一月三日同盟國宣布，推蔣委員長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三月四日中國戰區參謀長美陸軍中將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抵重慶就職。

## 英軍求援又不合作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日敵佔領馬尼刺，五日馬來亞霹靂省英軍後撤，十一日敵佔領吉隆坡，十三日敵佔領婆羅洲東北焦那港，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軍向日軍投降，三月一日敵登陸爪哇，七日敵佔領仰光，二十七日敵佔領孟加拉灣之安達曼羣島，四月十日美軍自菲律賓巴丹半島撤退澳洲。不到半年，日軍已橫掃太平洋英、美荷基地，衝破ABC D之包圍，而我已單獨抗戰五個年頭。我組遠征軍，入緬甸協助英軍，係三十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重慶三國軍事會議所決定，美代表勃蘭德極為重視，力促實現，而西南太平洋戰區總司令英軍魏非爾 (Archibald Wavell) 多方婉拒阻撓。我由美運抵仰光之軍火，由仰光運臘成途中，悉被英軍扣留。我曾告知出席重慶會議的美副代表馬格魯德、英副代表鄧尼斯：如此情形，中國以後如何能和英國配合作戰？

魏非爾在緬甸作戰，節節敗退，一月十六日敵攻米打，十九日佔泰寶伊，二十三日抵平甸，英軍乃急求我軍增援，而又對我已入緬甸之第五、第六兩軍油糧補給，不按約定一個月之量辦理，改為逐日供給，且不允許我向其師以上司令部派聯絡員，轉移陣地也不通知我軍。三月七日魏非爾放棄仰光，我戴安瀾師已先一日抵同古，也不通知；委敵於我，我軍支持到二十八日始轉移陣地。

徐永昌基於以上情況，三月十日會報時建議

：「由於英國之作戰情形，緬人情緒，對我糧油補給困難，以及敵人之企圖，與我可能用於緬甸之兵力，綜合觀察，過去魏非爾一再拒我入緬，是疑我有任何政治作用，今日彼亦未必覺悟。故在緬軍事，守備之責，仍應讓英負之，我軍作協同守備，側擊敵人之用，以表明我始終在助英國作戰。」

蔣委員長接納他的建議，命商震告知史迪威，派史迪威為入緬遠征軍指揮官，商震偕史迪威入緬視察。按照決定策略，我軍可完全制敵，而不為其所制；因魏非爾妒忌，不識大體，未能如願。

四月初英政府派亞力山大將軍 (Harold R. Alexander) 接替魏非爾在緬作戰，力矯魏非爾過去之錯誤，與我遠征軍關係才有改善。

由泰國西進的敵軍攻佔毛打棉後，一路北進至東枝，又分成兩路，一路向北，進攻臘戍；一

路西進，攻佔仁安羌，切斷英軍向印度的退路，予以包圍。我三十八師孫立人之副師長齊學啓率一團增援，四月十九日克復仁安羌，救出亞力山大將軍及七千英軍，他們不顧救他們的中國軍隊安危，逕自逃往印度；我軍反被敵包圍，苦戰數日，彈盡援絕，齊副師長被俘，解往仰光成仁。

此役史迪威不聽最高統率指揮，不固守密支那，自行離開我遠征軍，到印度新德里；我軍折返雲南的退路因被切斷，祇好經野人山到印度，極為艱苦。

四月三日中英成立中印航空協定，並開闢康定經昌都至拉薩航空線，西藏地方原無異議；不料測量途中，忽揚言反對。徐永昌認為藏胞不會自動如此，派熟悉西藏情形的陳雲蜀入藏調查，始知係英國嗾使其商務代表日依八都所鼓動。(未完待續)

# 英文商業社交函電大全

Commercial and Social Correspondence Vols. I&II

許祖惇 著

上下册合售360元

著者曾任台大、淡江、文化大學外文系教授，現任東吳大學英文系專任教授，本書取材新穎，內容充實。商業函電，就詢價、報價、推銷、訂貨、發貨、船運及船運單據，匯票及信用狀、收帳、信用查詢、賒購索賠及補償、代理商、銀行、保險等項，分別列敘規章手續，並有函電範例四百餘篇，求職與履歷範例尤詳。社交函電分請帖回柬、慶賀與弔唁、慰問與道謝，介紹、道謝等章，範例二百餘篇。上下兩册廿五開本六八一頁。

上下册合售新台幣三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